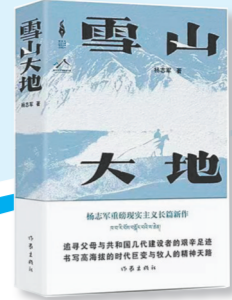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从青海走出去的作家杨志军凭借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位居获奖作品榜首。
9月18日,为致敬杨志军先生以文学高峰之作为雪域高原造像,为青海各族人民塑形,将青海新时代表现成就和深刻巨变铭刻于21世纪文学的顶峰之上,深度阐释文学书写中的青海形象和青海高度,促进青海文学的繁荣进步,更好传播青海声音、讲好青海故事,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日报社、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杨志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数位茅盾文学奖评委,以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齐聚西宁,共襄盛举。
本报“江河源”副刊特推出两期专版摘登与会评论家的精彩短评,带领读者共赴这场文学盛宴。



为雪域高原造像 为青海各族人民塑形

——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发言摘要(上)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李晓君



杨志军在《雪山大地》里深情回望父辈们在雪域高原奋斗的历历往事,精心描绘了汉藏干部群众共同开创崭新生活的斑斓画卷。在这部充满雄心和忧患意识的作品里,一如既往地书写了作家熟悉的那个西部和属于他的文学王国,壮美的情景描绘与细腻的对白交织,人物性格命运丝丝入扣地展开与时代洪流水乳交融的相互映照,民族文化风情的精彩刻画与小说语言本身独有的刚健质朴,让人沉入其中,不忍释怀。这是一部表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上乘之作。小说高扬现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旗帜,塑造了角巴、父亲、母亲、江洋、才让等几代人的形象,在当代文学画廊里,鲜有这么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他们与自然的风雪、大地的生灵、优美的藏歌以及仿佛富有生命力的时间,共同见证着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洋溢着感恩、乐观、吉祥的情感和信念,是作家诚意的有力证明。小说充满美善的价值追求和诗意的表达,进一步申张正义的文学精神和清朗的美学追求,呈现出一种史诗品格,在现代叙述中回溯传说、神话、信仰的源头,是一曲恢宏的西部浪漫交响曲,也是一幅带有“巡回展览画派”风格的巨幅长卷。作家对自然充满敬畏,对草原生态充满关切,小说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人与动物、人与社会这些根本命题作出了有力的文学思考和表达。

西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 次仁罗布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读完,感觉这是一部真诚、质朴的优秀作品,饱含了作家对青藏高原的那份炽烈之爱。具体分析的话,这部作品给我的深刻印象有这么几点:

其一,这部作品是对精神世界的一次探寻。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呈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不再进行探求,使得文学作品缺乏了撼人心魄的东西,最多让我们在故事里行进,缺乏锻造精神和重塑灵魂的能量。《雪山大地》却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通过父亲在沁多草原上为牧民子女建学校、为牧民开设沁多贸易、为牧区保护草原生态等,完成了父亲这一生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作为母亲也从沁多来到沁多草原,建立县医院,为牧民解除身体上的疾苦,甚至为麻风病人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惜来到生别离山,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江洋也被父母的言语行为耳濡目染,重回沁多草原,为牧区的教育事业奋斗。几代人的奋斗精神,缘于对这片草原和牧民的热爱,这种热爱又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使得精神向度不断在提高,完成了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心灵境界的拔升。这一过程对于读者来讲,也是净化心灵,向善、善、善的过程,是用高尚来抚慰人心的过程。没有这种精神高度的追求,作品难以达到启迪和激智的作用。这么多年来,西部文学从总体上保持了这种精神价值的追求,拒绝颓废、消极、以恶为美等,用一种正气和凛然,叙写西部大地上的变迁与奋斗史。杨志军的作品里把这种精神追求呈现的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让读者身临其境,在故事的情节推进中,与主人公的心灵同频共振,产生共鸣。在青藏高原上,有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建设西部过程中不仅将自己奉献了出来,还把子孙都留在了青藏高原。杨志军小说里的父亲、

母亲是众多这样人群的一个代表,也是作家对父辈们的致敬,他用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为历史中被淹没的那个时代的众多人塑造了一个丰碑,让他们在文学作品里永垂不朽。

其二,融入与守望。《雪山大地》里的父亲、母亲、桑杰、赛毛、角巴、才让等主人公,演绎出了各民族水乳交融的现实生活图景。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讲述父亲、母亲、姥姥、姥爷时,都是通过称呼来代替,没有具体的姓氏名字,这样在阅读中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遐想的余地,他们可能是那个时代来到青藏高原上的任何一个父辈,讲述的并不是单一的父亲或母亲,而是那个时代的众多人物。但当父亲来到沁多草原上时,角巴给父亲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强巴”,从此小说里父亲变成了强巴,强巴变成了父亲;我来到沁多草原,也被藏族人称呼为“江洋”,从那开始江洋就一直沿用,这是交往交流交融的最终结果,是对身份的认同更是对情感的认同。同样,作为牧民的角巴、桑杰、才让等,也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之后,就是相互守望,携手前行。作品里的父亲最后仰望圣洁的野马雪山安然离世,母亲在生别离山辛劳倒下,正是坚持守望,不忘初心,才使得生命最后的理想异常地璀璨与明亮。

其三,作家的生活积累。作品的前半部分写牧区的生活、生产、劳动,让我们惊讶的是,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对生活的熟谙,让每一处都写得恰到好处。再说另外一点,这部作品的语言极具民族特色,每当牧民说话都喜欢引用谚语或俗语,比如:见多了石羊奔跑,自己的腿也会快起来;自己的疮疤自己烂,地上的泥巴地上贴;云朵在天空,花朵在地面;河水边有镜子,太阳下有影子;想喝水就找冰山,锅里的水毕竟有限;想吃肉去草场,家里的手抓能吃几口等等。这种语言形象生动,让藏族人的俏皮与智慧跃然纸上,为作品增色许多。也可看到作家躬身向普通牧民学习语言的谦卑与崇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刘大先



《雪山大地》将藏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主题统摄在与时代同行的社会发展之中,小说在不着痕迹中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历程,尤其突出党的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中既入乡随俗又移风易俗,因地制宜的同时也进行现代化改造,在经历了磨难与牺牲、尝试与挫折之后,构建美好生活的初心始终如一,奋斗的激情与实践代代相传,迎来了旧貌换新颜的改变。既是对父辈的讴歌,也是对建设者的颂扬。
小说以叙述者的回忆为叙事视角,生活的质感

警咳可闻,状景描物如在目前,人物形象特征鲜明,习俗细节去除了风情化而独具地方特色,在文化与心理上实现了不落痕迹的转译,自然而然地表达出共同走向富裕的时代主题,从中涌现出提振精神的理想主义与质朴动人的温情之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在青藏高原上具体而微的展现。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震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认知空间、阐释空间和审美空间,以至让我们很难用单一层面来概括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从认知层面来看,《雪山大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条鲜为人知的特殊路径,那就是藏族牧民走向现代化的独特历史。小说书写了汉族知识分子强巴,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青海省沁多县办学校、建医院、办贸易公司,引入电视信号、改造草原生态、兴建牧区城市等等,一步步推动涉藏地区现代化的艰难历史。这是一部特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刷新、健全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说,《雪山大地》有着不同凡响的现代性。
从阐释层面来看,《雪山大地》讲述了由汉藏两个民族、三代人血脉相融,组成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建

筑了一个现实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意象。这是一个由信任、真情和爱构筑起来的家庭,比普通的家庭更加血肉相连,更加生死与共,更加真挚动人、催人泪下。在这个家庭中不同民族、不同辈分、不同性别的成员,彼此都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相互奉献。这个由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象,对今天实现民族团结、国家认同,全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有着深刻而真切的意义。
从审美层面来看,《雪山大地》具有鲜明的用诗意的方式唱述历史、唱赞英雄的史诗品质。小说以雪山和草原构成的大自然、藏语特征的诗意语言、生动感人的情感故事,三位一体组成的诗意方式,唱述了牧民从原始生存走向现代化的雄奇历史,唱赞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是为高原牧民走向现代化献出一生、献出生命的现代英雄。唱述历史,唱赞英雄,是世界上最包括藏族的《格萨尔王》在内的所有史诗的基本传统,《雪山大地》实实在在地延续了这一传统,由此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汉藏融合的现代史诗。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琴



杨志军的写作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他的多部作品描写青藏高原这块神圣的精神厚土,显现着他高原割舍不断的情缘和精神上的依恋。《雪山大地》通过对沁多草原上牧民生活变迁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半个多世纪涉藏地区的发展史。作品宽阔博大的精神质地和理想主义色彩,为本书“茅奖”增添了精神上的高度。
《雪山大地》首先展现的是一首民族团结之歌,也是一曲致敬先辈、讴歌理想之歌。作品以细致的笔触真切地描写了草原上父辈们昔日的生活,呈现了汉藏民族水乳交融的面貌。《雪山大地》既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草原上的新变,也写了苦难时期草原上的人们所遭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痛苦。杨志军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作品虽描写苦难,但始终昂扬着一种生命的坚韧和温暖,是一曲讴歌人性之歌。
《雪山大地》同时是一部自然之书,一部生态之书。杨志军将对雪山大地的挚爱渗透在文字中,他饱含深情,

充满忧患意识,展现草原发展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书写了建设者为生态环境保护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杨志军回望历史,关注现实,他的创作高擎理想之旗,紧贴大地行走,践行文学为人民书写的创作宗旨,兼具历史的深度和美学的高度。他的创作具有求真、向善、求美的多元内涵,文字底下流露出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宏阔而澄澈,庄严而高远,显现出了超拔的精神气质。鲁迅在其文章《论睁了眼看》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杨志军的写作无疑昭示了这样一种稀缺的理想精神,显现了新时代文学的价值立场和审美探求。

《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副教授 曾攀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苍茫而昂扬的基调,展现出了生命的开阖与气象的辽阔,雪山大地的崇高宏大与小说叙事的磅礴气象之间是若合符节的。趋同性的伦理辨认,以及理想化的道德感知,使得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显得纷繁复杂,同时又使他们身上凝结成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气质。其中人物性格的衍变、认知的豁达、命运的开合,对应着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新世纪的大历史变迁,以及涉藏地区人们对于命运的果敢回旋和积极抗争。如此无不抵御着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中常见的琐碎化日常、非宏大性与非确定性、偏狭扭曲的文化心理等。从这个意义而言,杨志军写出了反日常化的日常,对草原的俗世生活与命运沉浮开启了异质

性的书写,抒情式的叙事话语,饱含情感而不失高蹈情怀,形构具有穿透力的小说话语,不仅借此洞察生活中的急流暗涌,透视个体内心的挣扎与纠葛、复杂与纯粹;同时又具有忍忍而高尚的人生态度,将主体意识灌注于目之所及与心之所至。父一代的艰困而光辉的岁月,予子一代的精神视阈中不断发酵、发散,在代际的轮动和承继里,浇筑成一种宏阔的、流动的、开放的价值理念与文化结构,终而托举出“雪山大地”的壮怀激烈。

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 王艳



《雪山大地》是一部真实、质朴而又蕴含温情的现实主义作品,其艺术特色体现于三点:
一是以切身经验性书写营造出强烈的共情性。作者以“我”的视角讲述了“父辈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挥洒在雪山大地之间,将自己的激情与生命奉献给沁多草原的故事。作为历史的剧中人,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并在高原上行行走走了几十年,他的生命里流淌着青藏高原的血液,带有草原牧民的性情,这种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行走赋予他野性的思维和诗性的语言。
二是语言上混血式创造,从而让民族文化特色自然而然地倾泻出来。《雪山大地》以藏式特色的语言真

实地还原了草原牧民的日常生活,小说里的动物是有名字的,植物是会呼吸的,风和云朵是有感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雪山大地之间。如果你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如果你身边也有“扎西”和“卓玛”,你会深刻的代入感,藏族自由散漫的性格、坚韧无私的品格、万物有灵的信仰以及藏族群众的生命观在小说中一览无余,形成了具有灵韵的叙事叙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藏族精神世界的道路。
三是清新刚健的美学风范。小说的叙述迂徐从容、娓娓道来,将冲突性、戏剧性的情节淡化为历史进程中的片断与插曲,从而使之获得了一种厚重而宁静的历史感。小说中的人物各具性格,作者没有回避其缺陷,同时更注重讴歌其奉献与牺牲,这是一种正面书写青藏高原建设者的笔法,让作品洋溢着振奋人心的美学力量。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张薇



杨志军四十年的写作一直秉持着他的文学理想,就是向着精神高地攀登,因此他的作品显示出非常清晰的精神脉络,并且自成其精神体系。这构成了杨志军独特的文学世界。杨志军的文学世界呈金字塔型结构:即一种文学思想(支柱):自然伦理——道德信仰——理想建构;两大文学主题(双翼):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三个文学版块(基座):荒原系列、藏地系列、海洋系列。
杨志军以此建构了他的文学精神:第一,以日益萎缩荒芜的青海湖和草原为背景,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的《环湖崩溃》,是一部富有洞见的预言与寓言式作品,奠

定了杨志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拓荒者地位,是新时期中国生态小说的开山之作,建构了精神之一“母马精神”。第二,《藏葵》三部曲展现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历史长卷,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以及生态自然的命运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形象而深刻的描绘。杨志军借《藏葵》建构了精神之二“藏葵精神”。第三,1995年杨志军离开青海来到青岛,寻找城市的精神血脉书写平民英雄,建构了精神之三“田横精神”。
读《雪山大地》,是一个重新审视父辈与自我生命的过程,就此我终于与童年和解。
杨志军的写作蕴涵着持久的道德热情,张扬美善,怀着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表现高尚和高贵的事物,竭力抵抗庸俗对纯洁的精神世界的侵蚀,在精神空地建构信仰的基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外国文学副教授 林佳



杨志军小说叙事贯穿着一个追问和对此的回应,这个追问是向灵魂发出的:俗世给了你什么?自然给了你什么?神灵给了你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建构,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是宇宙秩序的人文建构。解读他虚构作品的角度也可以在作家的作品中从对此问题的回应找到线索。笔者认为,内容方面,荒原意象及其本土化、植根于文化与信

仰的虚构、多元但意旨明确的象征以及对人性本质的追问,是对问题最核心的回应。艺术方面,充满地域特色并融合了当代世界文学叙事方式,打造了杨志军小说独特的风格。